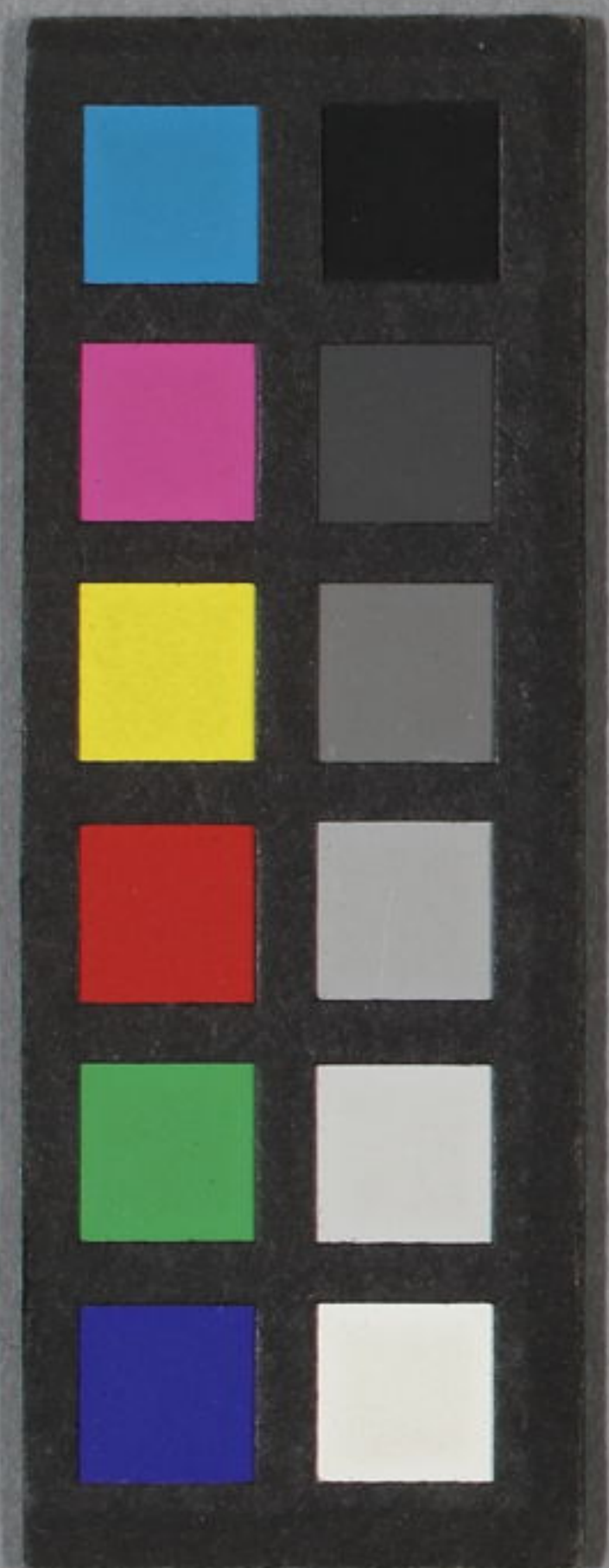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13
386
7



門 386  
號 卷 7

開雅堂

東京堂

學校圖

波  
57  
7

七修類藁卷二十一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明仁和郎瑛

寶著述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  
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云凍  
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  
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  
片染石黃起火者為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

七修類藁卷二十一 辯證類 一

駟音 駟音 諸書皆以為蟲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為駟  
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

未考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熹一名執嘉漢章帝紀註 名熹

字執嘉帝王世紀 名熹字執嘉唐宰相世系表 曹參字子敬博物志

字敬伯史記註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

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

當賤惡若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

碁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碁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

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

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

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為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

棟梁摧續仙傳又作縷縷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

為衣則諸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荅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為識也其詩云坐久喧慙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

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  
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  
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  
雲陽草中綠第四五句乃宋賀仙翁詩也詩曰有客  
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  
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  
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  
於藁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  
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  
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廸之  
詞也不知季廸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  
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  
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  
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柰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  
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  
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季廸名

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基張羽  
徐貴爲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  
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  
句每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  
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

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  
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  
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  
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楊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世傳此詩爲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  
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辨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峰頂  
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

星辰已與楊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  
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  
卽定爲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筯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  
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也今  
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桌燕飲卽設於  
席上席上卽地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  
之地今飲以桌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

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子  
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  
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媾已  
可恠矣進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  
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  
好姻緣之聞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

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  
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  
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  
王安居故施袍如范睢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  
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因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  
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注下方  
如今道士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

裨冕摺笏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為周之前已有天子  
以球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為  
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馮鏗輩  
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  
如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  
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臥游錄載道一遇雪從  
都下東還衆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  
云則知今日



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志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後錢之品樣悉爲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十布契

刀之類萃之爲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禊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子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禊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紙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爲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旣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

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鸚哥  
少大遍體緋羽螢雪叢說以為飛蛾悞矣又曰鶯野  
鴨蓋因野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  
然王勃序文世以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古今奇句昨讀困學紀聞乃知變庾信馬射賦  
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蕭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  
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  
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永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  
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為  
此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  
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  
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

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  
瞽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間隔所見大異不久后失  
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  
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  
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  
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  
詢其報德漫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  
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

迎而不終請亦可疑

末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萹羹未下塩豉人皆以萹羹不減於塩  
豉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萹菜下塩豉又曰肯  
將塩豉下萹羹殊不知未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末字  
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因話錄今呼蘇人為塩豉蠻萹乃  
吳羨誠有為也又如韻羨乃潁川地名出學林新編予聞  
河南某縣有東不羨襄城有西不羨想卽是也今人  
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羨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聲陳勝狗

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漢

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

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

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

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涑人成

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

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吳

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

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

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本紀

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此皆

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

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

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

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  
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  
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諷  
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卽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  
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  
師橋之句又敖驪庵陶孫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  
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陶孫所作韓侂  
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  
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爲言

官與曾極有釁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  
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  
爲極詩并劾之子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  
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卽嫁陶孫之  
意聞之不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  
之然子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  
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

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  
楹之間排列壺盞馬盃馬盃想節今之折盃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  
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  
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  
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  
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白蓮教回回  
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  
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  
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  
人遂以錢爲阿堵眼爲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  
見雲谷雜記又引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  
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  
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  
著阿堵輩援此爲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  
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爲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

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北史  
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為潦倒生可見矣

襍子

襍子魏程曉詩云今世襍子觸熱到人家謂不  
曉事之意

楊鍊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鍊崖博學能文山  
陰人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心知  
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一日朝廷

頌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  
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  
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  
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  
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  
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  
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  
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具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  
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  
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  
後號鐵笛至淞江得莫冶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  
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峰獨樹果無  
重山疊水曲折之妙真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  
好者正詩文關國  
也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為不知何  
人所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閩  
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峰

杭飛來峰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  
天僧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峰不知  
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郛中不知何書所載以  
為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  
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佳飛峰之說



一傳類卷二十一  
恐亦荒唐後世又於峰洞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  
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  
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願常言  
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惜然况數說  
混淆莫之辯正今畧爲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  
杜操善草書章帝喜之令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  
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

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  
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  
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干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  
爲漢章帝所書遂爲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辯爲  
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卽懷瓘意也不知何據  
且章帝喜杜書令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槩章奏可  
草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  
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  
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

稱之故後世目焉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謬  
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悉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  
卽前二說不必辯矣其曰分波磔者爲章草蓋由杜  
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惟黃之本傳焉黃多波  
磔今以分波磔者卽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  
卽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  
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倉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  
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加少波  
磔是爲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

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  
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  
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  
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來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  
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歷互各小  
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  
事而訛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

七修類藁卷二十一  
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  
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叅考雷乃發聲下  
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竹亦簡  
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  
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藁卷二十一終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宋陵遺骸考

宋陵遺骸事輟耕錄載唐玉潛林景曦爲收諸陵之  
骨而葬之其事蹟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  
年發陵則庶事草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  
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爲二及冬青樹之不可  
移於永嘉也又引癸辛雜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

七修類稿卷二十三  
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  
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  
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爲名因發諸陵取寶  
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羅陵使所收必  
多也蓋羅卽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子又嘗  
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  
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摠攝楊璉真伽與丞相  
桑哥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  
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

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  
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  
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  
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  
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  
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  
則發葬自葬葬於永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  
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  
雜志不同疑以爲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

年月辯以周草窻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爲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決然

###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爲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爲猛獸可乎或去

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薯蕷爲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爲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真貞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爲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

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  
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  
近人情不知韓文滸勢秉機之謂矣後人避前賢之  
諱亦理也如元稹改陽城驛爲避賢驛可矣鄭誠改  
浩然亭爲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  
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爲秦州章憲  
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爲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  
改戊已爲武已楊行密父名怱與夫同音而於御史  
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者也

况古人避諱改字又有義焉如司馬遷父名談改談  
爲同漢帝名莊改莊爲嚴殊不知談莊古與同嚴一  
音所以取也豈後之謬哉昨吾府知府名仕賢而照  
磨亦名仕賢子曰改於僉公座時似有同名之嫌乎  
照磨曰嘗欲改之太守以今朝廷尚文忌二名之嫌  
汝父命之今爲長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過于前代

###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爲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紜  
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卽

山茶花也但朶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  
蓬菘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紜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  
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  
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  
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  
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爲玉茗深都勝  
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爲玉  
茗大朶爲山茶小朶爲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  
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耳惜楊升庵於丹鉛亦曰未詳爲何花

###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  
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旣不遠大臨亦非  
盜人之名者况有蔡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  
知

###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之買宅坡  
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

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  
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  
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  
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嫗  
何茫然亦荅坡憫其泣而問耶前後文義乖錯言非  
遺逸事必紀悞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  
其師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  
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  
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  
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揚雄傳作宓  
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  
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烏嚟孔光傳作嗚呼  
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如萱草  
一物也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論用萱字  
阮籍詠懷詩用諼字說文用蕙葳蕤此三字至於後  
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案五方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通曉者母足恠  
也許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  
愈廣率皆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  
許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  
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  
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  
調亦不成話况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

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  
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讖也  
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  
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  
宣麻追思往日漫繁華到此翻成夢話

###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  
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

可坐十人名爲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  
訪先生遺跡則釣臺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  
遂名今閩其地兩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  
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平可坐十人是止一  
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公又因野王之  
志而爲碑爲祠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考索急欲崇  
尙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准有詩  
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又  
嘗考宋之輔廣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旣爲先  
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  
郎崔儒所爲紀於頽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  
不存命史登山巔求之深谷豁然開爲平疇有泉注  
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卽此  
也詰其主名則爲勢家所有公欲捐公帑以歸田卒  
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元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爲  
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說則臺處誠耕之  
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  
奇恠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  
趙宋某年閭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  
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  
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  
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  
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推  
廣崔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  
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  
馬廛待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似殿

咬咀

本草序例上咬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  
故字從口謂此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咬咀吹者  
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咬咀卽上文

細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含味之意亦非此蓋又不與韓文舍英咀華同也

###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雪川湖殊冷僻茂苑蘇州大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之故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

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之則蘇十倍於杭此又當知

###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嵒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爲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之間詩宋吟之而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續以終篇之間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之故兩繫焉世所傳誦者如

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間於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又見一書云之間正吟遇老僧於殿燈之間應聲成之後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傳駱之爲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崧烟針碁栖笋飢个等字

世每以爲省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

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

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遊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

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久釋及以此二字  
楊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楊釋為久旅尤非古文語  
蓋忘家即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  
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  
仍以二公所釋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  
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  
說在焉承帝曰嗟翺輔佐卿水楊曰降沈曰處與俱曰發沈楊俱鳥獸交沈楊俱行沈楊俱參身若沈  
與魚楊流沈曰祈沈楊俱明癸沈楊俱酉沈楊俱興以  
日洪池日而日發日爾

楊曰此楊曰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楊  
久旅楊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䟽事褒勞錫沈楊俱仲禮  
長沈楊俱羸塞昏徙南瀆沈曰衍沈曰亨沈曰衣制食備萬國  
道沈楊俱寧竄沈曰舞水沈曰奔  
日其

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  
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  
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別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爲賈充剝人面爲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答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 鎮海樓

吾杭之譙樓卽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爲拱北子昂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乘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歷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槎問故槎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 女人纏足蟬鬢

女人纏足起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于魏帝



宮女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  
緣何得八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  
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得  
八來金石抹世勳紙鸞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爲風  
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  
夢蝶爲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者也

端正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爲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  
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  
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  
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卽錢文之一字蓋二分  
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  
之欲去卽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菴天順中一

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風又云試以童男女  
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數說于左霏雪  
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  
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  
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  
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  
子舍利鎚卽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  
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鶯  
鳥之眼故稱云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  
又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真煉  
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  
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會試之欲去卽去恐非  
也因未之見故據數說于右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宮中之戲者見  
傳而紀原以韓信爲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  
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  
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

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乎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  
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軍地耶其爲李業所  
始無疑俗曰鷓子者鷓乃擊鳥飛不太高擬今紙鳶  
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借以名今  
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論辯  
之明矣

玉蕊卽瓊花

雍錄辨梔子花卽玉蕊花改之爲山礬者王荆公以  
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

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卽瓊花也  
改之爲瓊花者宋王元之更之也予意瓊花在宋極  
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  
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爲至貴而揚州者名傳  
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玉  
蕊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  
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卽今之梔子  
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  
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爲薪卽折之爲筵未能愛

護使高大也况生於陝移於揚汴在彼亦自為奇矣  
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瓏鬆玉刻成  
小有間也昨見宋畫瓊花真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  
朶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終

獻博古君子

取比于草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 辯證類

嘯堂集古錄銅盤銘



七修類藁卷二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揚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

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庵不謬其先聖所篆  
 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此  
 外再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  
 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  
 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緝比干錄讀之又缺此隸  
 字不識錄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且銅盤銘  
 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  
 欵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  
 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為可笑因摹三篆于左以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比	干	之	墓
比	干	之	墓
比	干	之	墓
比	干	之	墓

鍾馗

鍾馗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字也昨見宣和畫譜釋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馗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時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存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論當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考收似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若琴論後當入古笙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一卷珍寶門欠楚母綠聖鏡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藍香古銅中欠古鏡布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論欠藏經箋且珍寶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類而文房門豈可不論宋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一考之必尤有所增也

雙儼

俗云僂儻演義謂幹辦集事之稱海篇訓儻字曰健而不德據是一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僂儻兒則知來亦遠矣

輪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

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輪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爲圓矩爲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子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盡管仲遂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



仲舉上衽而哭之泣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  
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  
苑又言鮑叔前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  
之言也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爲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  
于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  
宋程顥爲鄆縣簿張山甫爲武功簿朱光庭爲萬年  
簿關中號爲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爲四傑而不知宋

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

見范女  
正集序

聖賢鬚目

國朝何侍郎孟春餘冬序錄載黃伯固曰偶考聖像  
無髯惟宗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  
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文非此意  
而伯固之言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  
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  
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見其答林德夫劉季章  
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右目矣又曰左目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  
已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失明處多也  
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也大聖  
賢之儀形寧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至於建中靖國  
間例復舊官山谷有詩十首其一爲東坡云陽城論  
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  
儋州頽鬢翁則知坡老無鬢髮矣又其妹戲坡曰欲  
扣齒牙無處覓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矣因亦附  
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滁陽王之子某雖同太祖取和州而戰沒張天佑亦  
同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築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  
彼時滁陽尚在爲主事屬滁陽郭張并我太祖不過  
俱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曾受命於太祖也何可  
入功臣錄中

烏虺

詩曰無感我悅兮無使虺也吠爾雅曰虺狗也然虺  
字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韋善俊有犬名  
烏虺蓋黑狗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虺語今人以

張然殺奴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為烏龍即寫龍字  
尤可笑

儻子秋風

蘇杭呼痴人為儻反字平聲子累見人又或書歎駮音二  
字雖知書如杭徐伯齡亦以儻字為是子考玉篇眾  
書無儻歎二字獨駮字說文云馬行佗而韻會云病  
也癡也凡痴駮字皆作駮獨海篇載儻歎二字亦曰  
義同駮字是知儻歎皆俗字也嘗聞小兒云阿儻雨  
落走進屋裏來又讀程泰之演繁露鄭獬字毅夫守

江陵作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歎與爺祝  
壽獻棺材近來髣髴知人事雨落還歸屋裏來又知  
亦有來歷又俗以干人云打秋風子累思不得其義  
偶於友人處見米芾札有此二字風乃豐熟之豐然  
後知二字有理而來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  
覆亮奔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眾推侃  
為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

事重出其一曰溫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  
陶見庾貌丰姿神爽遂改觀歡宴終日一日卿但遙  
拜保無他也陶見之不覺釋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  
而厭清談飲有限而鄙時流者豈丰姿神爽使能改  
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遙拜保無他亮亦  
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庾詣拜  
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况二條  
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謝琰居官地名註為琰之小字  
琰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為王允之所  
聞允之吐被酈睡記為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  
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  
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  
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談奇譎高尚穎敏之事為主  
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  
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  
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

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  
甫謚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  
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廓曰廣  
鄆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角里先生宅在太  
湖中今包山有角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  
留志欠園公之名失寫也廓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  
順也角里既稱秦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於軹也或  
者又疑此四人爲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  
卽肯來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

意不應各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  
餘論又辨園當作園最詳則尙當有之也又北齊徐  
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船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  
鴻耳北戶錄又呼爲孟公孟姥古有輯濯丞印輯濯  
舟官名

漢字會意錯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頻煩



吾杭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舫  
笙歌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  
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  
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  
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交趾聞今石培其下唐南蠻傳  
云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塩井復立  
馬援銅柱又史云元和中馬摠爲安南都護又建二  
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  
間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  
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  
於林邑遺兵數十號曰馬流今柱沒海中賴此民以  
識故處水經注同據此則今所有必何履光馬摠者也故  
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理府者乃  
錢柱也每歲民帖金以邀福故似銅此蒙氏所立又  
嘗聞有識云銅柱折交人滅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  
耳

詩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廉仁公勤四箴乃王邁實之之作但西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自趙松雪誤言爲西山之作世遂成訛也辯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訛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解黃海亭後跋已悉之矣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鄙褻者非楊廉夫乃韓致

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亦到今尙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紗帽卽唐之軟巾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堂帽對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稱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于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俱虎亦如蒙俱故也緯書以爲非貌似陽虎陽



虎家臣顏高後爲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須憐鏡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爲似尋常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爲證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雲安陪諸公宴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皆具樂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東窻事犯

岳武穆戲文何立鬧鄮都世皆以爲假設之事乃爲武穆泄寃也子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窻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窻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

東窻事犯矣復命後因卽棄官學道說骨今在蘇州  
玄妙觀爲蓑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矣否  
則何鑄子孫世爲青真而羅汝楫之子鄂州一拜岳  
廟卽不起豈非其證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無報  
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  
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菴的本昨於舊書肆  
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

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覓原亦有跡因而增  
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  
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

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洪容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爲書必不誤也何二子之語相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賈誼新書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子嘗記

憶所知者荀子勸學篇與大戴之勸學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後字有多寡乃大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畧內中三年問卽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卽大戴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二本二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記又截五百言之後禮豈不至哉以下作自己極言禮之損益爲禮書之結禮經聘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玉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運家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

戴曾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  
篇同且又重出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  
周書官人解相出入新書保傳前一段千六百言無  
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大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  
段胎教幾二千言又無也但其中大戴說中車之處  
新書却說懸弧之禮此則不同也然大戴摠爲一篇  
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執轡篇言人物之生數一段  
又與鴻烈解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數百言相同列子  
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鷗一段與呂覽精喻篇海上

之人好蜻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答狐假  
虎威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者  
所同皆不下二百餘言予嘗反覆思維豈著書者故  
剽竊耶抑傳記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  
此明取刪削定爲禮經其餘立言之士皆賢聖之流  
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  
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爲善或呈  
之於君父或成之爲私書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後世  
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有數句數

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黃陵琴濟瀆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為魯般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輒能自行表姪許郎中云此即運瓶之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有假貸貨帛財物者隨禱即出水面予家曾親得之如期還納復沉於水靈異甚驗也昨見都公譚纂云乃伏機耳洪武間山西張姓者曾倣其制為之以為客翫是亦巧術者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誠為有理恠者有之不常也今久而能然豈非其術乎

七修類藁卷二十三終

七修類稿卷二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牧牛圖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  
 夜宿欄內殊無指實聞之者或疑或罔亦無定見不  
 知此畫乃南唐後主所有獻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羣  
 臣皆莫知也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  
 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

出昨  
夢錄據

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不再根求昨讀邱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焉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辯博

### 飲器

飲器韋昭以爲棊榼晉灼以爲虎子之屬顏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蓋胡人得帝王頭爲鉢孟吉祥榼卽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顏說爲是也近時人又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爲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爲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可笑又枝梧謂不能主也屋之小柱者枝梧之邪柱者梧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

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書竹一法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卽近代論之如戴進呂紀周臣輩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來惟善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可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知八法通本朝王紱亦曰畫竹之法籀如篆枝如

草葉如真節如隸一言信諸

郎稱

予嘗因已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因略共于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爲黃頭郎吳周瑜稱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蘊稱夫王凝之爲王郎何晏稱粉郎何郎王僧辯稱鮑泉爲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斆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袁肇脩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



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暉曰宇文三郎  
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緇郎元結名  
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十郎程元振  
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  
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瑭曰石郎王溥呼  
子祐爲二郎王安石小字羸郎謝湔稱柳渾曰宅南  
柳郎朱熹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  
虜人呼爲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書迥出一時有  
李白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薦紳其字也楊  
公士竒作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縉紳  
嘗見其圖書亦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至於書金

石刻耶

刀劒錄缺

陶弘景之作刀劒錄以其刀劒小事記者不詳遂使  
精奇湮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  
名世若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



句以子論之沈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號五柳  
又曾爲彭令人品詩章高出千古用以美縣令亦自  
穩當何謂五柳非爲令時所栽也若欲刻舟求劍是  
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  
事者

一解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  
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卽古人之一段義終  
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又一段則又解一柱馬耳詩  
之曰一章幾章者蓋說文音十成章十者數之終詩  
畢亦樂之一終也故曰一章

僧衣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  
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芻元是黑衣  
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  
馨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  
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赴  
應僧也 衣葱白

十修類書卷三十四  
舉子問試題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  
史所載沛然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  
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已意立之  
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  
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  
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  
以洛陽爲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宋  
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  
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  
在汴之北今我朝之稱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  
去云之耳

唐雙名美人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真  
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  
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

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歷中才人張紅紅薛瓊瓊楊  
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時何以要取雙名耶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  
徒求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關斯曲者會萃成  
文述註于左其舞律呂節奏度亦可知過半矣按明  
皇遊月中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製之  
漁樵閑談云與羅公遠遊回令伶人作鄭  
峴詩註與葉法善遊歸於笛中寫其音會西涼節  
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

為霓裳羽衣

碧雞漫志云為劍於敬述潤色於明皇  
沈存中云用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楊曲

為腔諸  
書皆同

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

見前漫志沈存中  
亦引辨為商調其

譜三十六段

見渾  
成集

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

奏而音極清高

見齊東野語樂天詩亦曰由來  
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其舞

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帔步搖冠鈿音纍纍珮珊

珊奏曲之數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騷

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

但漫志  
云飾奏

有二十二  
遍餘皆同

惜文人往往指為亡國之音

如杜牧詩曰  
霓裳一曲千

峯上舞破中  
原始下來

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窻述之真有注雲

落水之意非人間曲也見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成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已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卽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子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

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已之篇言已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己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卽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宋樂翔之徒罔之遂作中庸予考子思魯繆公欲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

者依於史記謂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不  
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  
以孔安國爲孔茂所生孔驩又加爲孔仲驩六也夫  
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  
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爲僞固僞矣或者非臧所爲其  
註豐生子和之處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  
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  
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爲亦必考其譜志况咸  
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後之人爲之  
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  
聖賢氣象子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爲  
書者之作歟

###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  
曰司烜氏掌以天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  
論文書曰子雲豈與老子爭彊而已乎取侯芭以太  
玄勝周易夫老子猶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

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周易則不惟不知揚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爲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尙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邇高帝元年纔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史

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晉春秋楚檣杙

晉文春秋楚史檣杙二書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以爲子行所作然無據也予考漢唐晉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爲上



註曰旅衆也以爲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從示旅酬之旅却從方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訛而爲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本朝頒書史記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皆作焉字此雖非若旅字之差而同文之責者亦所當知

家語非孔安國所爲

子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壁所藏安國所爲其後王肅序之尤詳何無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却又安國言語何已爲序之而又以

吾爲安國疑必有訛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註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白得而讀之其於缺畧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書所載爲家語者則又別爲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焉昨見魯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織成之耳然後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肅自爲也故已序遂不言在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見王考徒爲悵悵有力者梓其

文附於何序之後使後人有所考云餘意見事物類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温州  
詩人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字  
無本少遊爲字說者元蔣惠字季和號紫芝山人俞  
和字子和號紫芝生同時皆能書者也然六人皆以  
紫芝或爲名爲字爲號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悞  
記故錄出

文文山

墨談辨文山公嘗爲相也死日續綱目止書少保相  
密使信國公者程學士據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  
之過辯證紛紛惜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  
時拜相之詩尤爲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  
妻之文則歐陽夫人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屍  
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  
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爲追兵所迫至空坑夫人與佛  
生柳娘環娘皆爲俘虜至燕留東宮公死之日夫人  
得令旨收屍後隨公主下嫁逮大德七年得公主懿

旨還鄉臨終時問浣婢索舊香囊曰此落齒時得之  
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將  
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已上出指南錄未鄧傳註不  
獨如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既陷而公  
被執音信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也予  
意公與夫人間關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  
書以與夫人使勵其志若自為之贊亦前寫具衣帶  
之間此更墨談之欠考是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  
續綱目之是若吟嚶集云張子載訪夫人於俘虜使焚公屍囊骨回付公子事真糊說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  
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  
又以王元才王益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  
五人為五侯耳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元才  
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  
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姓上官孝昭后姓霍孝宣后姓趙孝成后姓丁孝哀后姓傅孝哀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

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塩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

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汚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歛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鞏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

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  
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  
當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鞞足底處不及  
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  
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寧謂之貓兒頭宣和間  
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  
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  
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  
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  
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  
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與兄弟侍上  
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窻視師英望見異常開  
弓射之箭貫其顛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  
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

箭者傳信錄又誤以其子興之箭殊不知觀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鉄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箭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獨忠烈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美惡亦可見也袁盎

曰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儉憲宗稱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弘景曰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痴宰相宋李沆曰

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  
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為真相李綱為中興首相王  
欽若項有疣曰瘦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曰京曰公  
相貫曰媪相梁師成內侍擅寵為太尉人目之曰隱  
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顛嘆為黑衣宰相魏  
野亦稱白衣宰相

### 記里鼓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者知  
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銑崖記

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也

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

又造之制見三朝志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制見水本傳

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蓮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

已上三物制見玉海滌刻門 指南車起於周公人所共知然漢張

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為之制見愧知錄又聞元有燈

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

諸巧器拈出苟欲為者可考焉

###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  
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  
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  
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誕謾者亦曰白日鬼

出劉跋

日又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錢花次  
真珠龍腦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  
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

出坦齋草今人

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已反以鬼  
字爲訛以謂如化緣一類謂之撒化錢反以花字爲  
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閣板謂之鬼背兒陸德  
明禮記釋文註閣度度字九毀反毀與鬼音相近音  
少訛卽爲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兒當用此度字乖  
角不曉事意故韓詩曰覲廟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  
爲聰明意錯矣

漁鼓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部



